

# 中国观

2017年第2期 总第66期

# CHINA WATCH

国际视角 前沿观点 World Insight



复旦发展研究院  
FUD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  
Centre for Think-tanks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in Shanghai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 目录 | CONTENTS

## “黑天鹅”如何影响中美关系未来走向？

- 01 特朗普改变了对华策略？政治新风向  
*/Benoit Hardy Chartrand*
- 03 中国在准备考验特朗普政府吗？*/Jennifer Harris*
- 05 中美站在了重建关系的十字路口  
*/Robert A. Manning*

## 区域合作机制如何重塑地缘政治格局？

- 07 中国能否解决中亚日益临近的水资源危机？  
*/张宏洲*
- 09 中国能否通过构建区域经济伙伴关系来利用川普资源？*/Charles Bryant*
- 11 在美影响下，中俄关系依然稳固 */Stacy R. Closson*
- 13 基础设施建设的地缘政治——东盟的中国挑战  
*/Truong Minh Vu*

## 海外智库如何看待中国海洋战略“新常态”？

- 15 试探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决心 */Michael D. Swaine*
- 21 亚太地区海岸警卫队的时代或将到来 */Lyle J. Morris*
- 23 中国东海新常态 */Lyle J. Morris*

## 朝鲜问题：热点、关切与预期

- 28 John Delury 同亚洲学会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关于朝鲜问题的观点辨析 */Stephan Haggard*
- 31 中国是否会再次阻止朝鲜的危险行动？*/ 裴敏欣*

## 编辑部

Editorial Department

责任编辑	Responsible Editor
张怡	Zhang Yi
沈国麟	Shen Guolin
黄昊	Huang Hao
执行编辑	Executive Editor
王柯力	Wang Keli
栏目编辑	Column Editor
付宇	Fu Yu
周光俊	Zhou Guangjun
刊物设计	Art Editor
范佳秋	Fan Jiaqiu

中国观  
CHINA WATCH

主办 | 复旦发展研究院 FDDI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

CENTREMS

地址 | 复旦大学智库楼 211 室

中国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Room 211, Think Tank Building,

Fudan University

220, Handan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箱 | [thinktank@fudan.edu.cn](mailto:thinktank@fudan.edu.cn)

电话 | 021-65645596

021-55665501

鸣谢 | 上海钰翔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特朗普改变了对华策略？政治新风向 白宫逐渐意识到搞砸与中关系的风险

Benoit Hardy Chartrand

自特朗普当选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处于不稳定甚至更糟的状态。

第一次争议性事件发生在12月2号。当日特朗普作为当选总统接到了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的电话，此举激怒了中国民众，他们认为美台高层间的直接通话违背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在这段通话之后，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就美国政府一向坚持的“一中”政策发表了一系列质疑，这一政策是过去四十多年间中美关系的支柱。特朗普的言论招来了中国的一连串警告，有人因此担忧两国间可能出现正面的对抗。

紧接着，特朗普似乎放缓了语气。在写给中国主席习近平的信中，他先是恭贺了中国的农历新年，然后表示希望两国间能发展建设性关系。在信发出的不久之前，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高调访问了韩国和日本。这期间，他发表了与国务卿候选人雷克斯·蒂勒森一月份不同的言论，声称美国暂不打算在中国南海采取军事行动。

中国官媒对此反响热烈，称美国政府的决定使南海上空的“战争乌云”消散。接着，两国领导人进行了第一次电话会谈。特朗普告诉习近平美国将重视“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为两国间更顺利的交往铺平了道路。让人疑惑的是，美国的亚洲政策到底将何去何从，以及这些事件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华态度的软化。

虽然此前的信件和通话可能预示着美国将以更和平的方式处理其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华策略的整体转变。

更现实地看，这次中美领导人的沟通是对双边关系重要性的肯定，是美国与这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建立工作关系的必要铺垫。特朗普的电话和“一中”政策至少能够表明，他终究意识到错误处理台湾问题会带来的后果。如今再看就职前的特朗普，对华姿态截然不同。在雷克斯·蒂勒森的任职听证会期间，他公开支持美国在中国南海问题上采取强硬手段，包括封锁中国自建的南海岛屿，这让特朗普当时的对华言论升级。

封锁南海岛礁无异于一种战争行为，中国对此番宣告表示十分忧虑，对双方武力冲突的恐惧也随之四起。

原本人们希望这一切只是特朗普的开场白和谈判策略，等到1月20号的就职典礼之后，新政府还会回归到对华的中间路线。然而，在特朗普上任的头两周内，中美关系依旧呈现纠纷状态，总统和他的顾问们也保持了强硬的态度。

特朗普政府的亚洲政策还并不清晰，总统和他的内阁多次发表过争议

性言论，有时还会改口以前对亚洲地区的声明。

这些言论部分源于新政府经验的缺乏，但它们还是说明了在处理美国最重要的区域问题时，这届政府毫无头绪，令人担忧。

虽然明显缺乏战略，我们仍可以确定特朗普政府在处理中国和亚洲地区事务时的一些特点。

总统和他的内阁与顾问们不断地批评奥巴马政府对待中国的软弱，没有打压中国在南海及其他海域中的“霸道行为”。对于中国方面，特朗普曾郑重宣布要加强美国海军的部署，把海军舰船数量从目前的 272 艘增至 350 艘。

在特朗普近期的一次亚洲之行中，国防部长马蒂斯强调了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盟友的安保承诺，消除了对美国退出该地区的担忧。因而可以肯定美国在这个火药味十足的地区的军事部署将继续维持，甚至可能加强。

尽管如此，新政府目前似乎冷静了下来，特朗普也有希望意识到新的对华方法才是解决中美冲突的良药。

翻译：杨冰沁

# 中国在准备考验特朗普政府吗？

Jennifer Harris

通常在历届美国总统就任后不久，迎接他们的都是重大地缘政治危机：1933年纳粹德国退出国际联盟，1961年在苏联的主张下柏林墙建立，1964年东京湾事件爆发——这些事件都构成了上个世纪中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最严峻考验，并都发生在新任总统就职不到一年之内。

这并非巧合，许多外国政府都喜欢在早期对新一届美国政府进行考验。俄罗斯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考验似乎已经开始了；近来，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开始了新一轮的严重打击，这或许意味着俄罗斯政府即将开展攻势，将乌克兰国界进一步推进到克里米亚之外。

按照先例的话，中国给美国政府的严格考验也即将到来。总统特朗普如何应对这次考验，将决定他是否能够坐稳掌舵的地位。

已有种种令人不安的先兆表明冲突即将到来。早前特朗普当局在中国南海问题上的失策，给了中国政府一个制造危机的借口。要是特朗普总统上钩了的话，有可能他在执政期间都将受制于对外外交政策的危机，就如前任总统乔治·布什，整个任期都被9/11事件所重塑。

这个矛盾的开端始于美国国务卿雷克斯·泰勒森出席参议院听证会，他在听证会中表示，美国将禁止中国进入其在中国南海的建造的人工岛屿，而这些岛屿已配备中国政府的武器系统和军用级别的飞机跑道。

正当大半个美国政治系统都立即启动了损害控制的应急模式，大多数中国专家认为泰勒森仅仅是失言——白宫特朗普政府却加倍证实了泰勒森的言论，加大了美国在中国南海对中国进行封锁的可能性。

中国政府方面已公开表示制止，或至少在官方声明中表明了此态度。中国外交部对于泰勒森的言论不予重视，并拒绝推测中国将如何应对这个“假设”的情境；但对于国内民众传达的信息，却远没有这么缓和。

民族主义者领导的环球时报警告称，“除非美国政府计划在中国南海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其余任何阻断中国进入这些岛屿的方式都是愚蠢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掌控人民的预期，因此这些向国内民众传达的强硬信息或许更为可靠。

当美国更把精力集中在军事方案上时，中国正游刃有余地运用经济手段扩大海事领域。五角大楼的战略家团队正在为军事方案苦思冥想，而中国却已经在不被美国政府察觉的情况下悄然进行经济施压。

并且这已经奏效了。

比如在去年七月，菲律宾在一场与中国历经三年之久的联合国仲裁案

中取胜，但是在裁决宣布前，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就已经大大削弱了裁决的效力。杜特尔特反复暗示可以在此问题上可以做出让步以换取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甚至提出可以从此对此争端“闭口不谈”，以获得中国投资作为回报。

如果美中矛盾有任何的升级，与此同时俄罗斯似乎正准备向乌克兰东部开展大规模进攻，这都会给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团队带来无法承受的压力。那么，美国政府该怎么做才能防止危机发生？总体上，美国政府迫切需要采取这三个措施。

首先，美国军队的领导人应该进行必要的明确，准确表述，如果中国决定在中国南海建立防空识别区或军事化黄岩岛周围，或进行任何其他军事升级的话，美国将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第二，美国国会领导人必须通过新法律（即 AUMF，军事力量使用授权法），立法中应更清楚地描述总统在美国军事力量上的单方面决定权，并重申国会允许美国军事行动中的角色，特别是像在这种可能引发大国之间冲突的情况下。

第三，国会和白宫必须共同努力，给予政策制定者除了使用军事力量之外的选择。确实，在亚洲的军事竞争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但如果只关注军事方面，就很容易模糊重点，忽略重点应该是在于取得此地区领导地位，首要任务是取得经济领导地位。如果美国想要限制中国的扩张主义，就需要让中国承担自己愈发嚣张好斗所带来的经济代价。同时，美国需要巩固与菲律宾和日本等亚洲盟国的关系，一起反对中国的“经济凌霸”。

上述措施必须在美国诉诸于任何亚洲地区的军事升级前完成。

中国最伟大的军事策略家孙子曾说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特朗普总统需要好好听从这个建议，因为目前他好像既不知己，也不知彼。

翻译：李雪莹

edition.cnn.com



# 中美站在了重建关系的十字路口

Robert A. Manning

即使唐纳德·特朗普没有当选美国总统，对于中美政策的重新构想也有可能发生。基于两党共识的核心假设曾经引导了尼克松时代到奥巴马时代的中美政策，但现在看来已然崩塌，目前所需要面对的问题是：该采取怎样的原则思路来重建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伊始，便是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格局，但是美国政策分析师越来越相信，中国国力日渐崛起使得两国更倾向于竞争。

对于中美关系最强有力的支撑来自于经贸关系，然而随着中国追求更加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比如“中国制造 2025”、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政策方针，美国企业家对于中国市场的兴趣开始消退。在最近美国商会的一项调查中，80% 的美国企业家认为他们在中国不像以前那么受欢迎。

目前特朗普政府正在重新审视中美政策，以寻求与中国达成新的共识。但已经关注的货币政策已然不是主要问题，而应当更多地关注于贸易与投资的平等问题。

“互利互惠”是中美经贸关系研究中最需要考虑的指导原则。在经贸合作方面，双方都有世贸组织来协助解决贸易争端，然而美国一直对于中国企业所得到的不正当补贴和其他优势颇有意见，为此奥巴马在任内签署了 16 项针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法案。

建立健全双边贸易投资协定是加强中美经贸关系的最重要工具，这将扩大贸易和创造投资的互惠渠道，中美就该协定已经协商了近两年时间，不过美国方面一直认为中国的负面清单仍然过于冗长。

比如，如果现金流充裕的中国企业意图收购美国高科技公司以求打开美国市场，那么中国政府应当消除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限制。双边贸易投资协定对于加强中美贸易联系及公平竞争将大有裨益。

为了重新维系中美政治及战略方面的联系，指导原则应该是相互脆弱性。中美两国同样遭受朝鲜核武器和导弹计划威胁，这就要求中美双方进一步加深合作。作为两个拥核大国，互相毁灭没有必要。

太空领域的发展对于中美来说都越来越依赖电子经济和军事。在空中和海事方面，中美两国军事力量正在不断靠近，所以，两国通过签署一系列协议来避免海域和空域冲突，以此双方的降低风险。

从长远来看，需要为战略稳定和全球共识以及核能，太空，网络和导弹防御建立一个框架。也许前路艰难，但是一个更加透明且规则明确的稳定框架是必不可少的。

中美在反恐，禁毒，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因

此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广泛合作的基础。

对于中美关系的框架，中国在美办事机构的官员普遍认为存在重新审视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必要。两国政府部门中，许多机构变得臃肿且官僚化。中美两国领导人应当尽早举行对话并在关键问题上进行磋商以更好地管理两国关系并消除分歧。最后，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个最大的军事国家以及核武国家，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两国应当平衡分歧，通力合作解决全球问题，两国的一举一动对于世界秩序的变革都有着深远形象。

翻译：徐佳炜

[www.atlanticcouncil.org](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

# 中国能否解决中亚日益临近的水资源危机？

张宏洲

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启动已经成为外交政策的首要重点。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目标是通过广泛的基础建设与投资计划来扩展中国在绝大部分欧亚大陆地区的经济联系与政治影响力，预计会涉及超过四十个国家。但是要复兴古老的丝绸之路并不简单。正如其他地方一样，水资源冲突是主要的潜在挑战，而且已经造成了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紧张关系。

哈萨克斯坦的担心在于中国越来越试图把伊犁河与额尔齐斯河的水调走，以满足新疆石油产业不断增长的水需求。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建造了一条运河以把额尔齐斯河的水调至新疆北部中心地带的几个干燥盆地，而这条河是由中国，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共享的。

额尔齐斯河是大约 1500 万人的淡水主要来源地，他们大多数都住在哈萨克斯坦东北部的大城市，包括首都阿斯塔纳。所以中国的调水计划会威胁到哈萨克斯坦城市与工业的发展。一些环境学家甚至警告说 80% 的水都来自于伊犁河的巴尔喀什湖会变成沙漠。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摆在双边关系面前的主要挑战。

中亚国家之间的水资源冲突也会使地区不稳定，并使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受到阻碍。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起，上下游国家针对水资源的需求与优先级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了中亚主要的紧张关系原因。

三个位于下游的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拥有着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但淡水资源却非常有限。两条主要的河流，锡尔河和阿姆河，占了中亚 90% 的河水量，承担了 75% 的灌溉农业用水量。这两条河都受到两个上游国家的控制，分别是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所以这两国也把水电站坝的建设视为满足能源需求的关键。

缺乏一个可行的地区框架来取代苏联的水资源管理体系已经造成了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武装冲突。上一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曾公开警告无视下游国家利益的大坝建设会导致战争。他尤其强烈反对塔吉克斯坦的罗贡水电站项目，说会给下游国家带来许多风险。但自 2016 年 9 月伊斯兰卡里莫夫死后两个月，塔吉克斯坦总统决定继续推进项目。

随着罗贡大坝开始建设，可能产生对共享的水资源的冲突，且风险极高。中国应该密切注意水资源冲突带来的对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风险。

中国需要以身作则，成功地去解决与哈萨克斯坦关于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的问题。令人欣慰的是，相比于其它主要跨界河流的水资源政策，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之间有着极高程度的制度化合作。比如在 2001 年，两国

就跨界河流的共同使用与保护签订了协议，并且在2011年4月启动了对霍尔果斯河的中哈友谊联合调水工程。

中国可以领导协调中亚国家之间的水资源冲突。达成这一目标的第一步就是加快实现对于跨界河流的水资源分配的一个全面协定。

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够促进“联系法”的使用来解决中亚的水资源矛盾。联系法认为水，能源和食物系统是不能互相分离的。食物生产占据了70%的全球总淡水消耗，是最大的使用者。水还需要用来生产，运输或使用所有能源。同时，食物生产和供应链消耗了全球30%的能源。而能源需要用来生产，运输和分配食物，以及提取和处理水。

因此，在食物和能源生产系统方面做出努力可以帮助减轻中亚的水资源压力。尽管农业消耗了中亚70%的淡水资源，但其中的50%~80%都因为错误的灌溉系统被浪费。农业现代化将有助于把地区水资源冲突置于可控范围之内。中国在这一方面有很多可以做。

首先，因为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中国可以投资中亚落后的农业基础设施，尤其是灌溉系统的现代化。

其次，中国的节水科技和抗旱种子能进一步降低中亚农业产业的水需求。

再次，通过促进中亚地区间和地区内的农业贸易，中国可以帮助发展出一个更好的种植业结构。比如，通过进口稻，小麦等耗水量大的农作物，乌兹别克斯坦可以把自己的可耕作用地更多地分配给土豆等抗旱农作物的生产。

最后，重建中亚区域能源市场有助于使上下游国家之间的水资源纽带关系正常化。拥有着每年300来天的光照和大量的风力资源，中亚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潜力是巨大的。经过多年的巨额投资，中国目前是全球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领导者。更多的中国投资和中亚太阳能风能产业的技术转移有助于地区能源安全并避免目前的水资源危机。

中亚的水资源冲突给了中国展现关键地区领导力的机会。中国不仅可以促进减轻地区主要的紧张关系来源，还可以巩固丝绸之路经济带。

[www.rsis.edu.sg](http://www.rsis.edu.sg)

# 中国能否通过构建区域经济伙伴关系 来利用川普资源？

Charles Bryant

上周初，澳大利亚贸易部长 Steven Ciobo 终止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营救使命。赴上海参加澳洲商会期间，Ciobo 将关注的重点从传统跨太平洋贸易会办关系（TPP）转移到了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随着 TPP 合作的大规模崩溃，美国在国际经济领导结构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重新成为关注焦点。

上任一个月，新总统特朗普就代表美国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中抽身，公开支持墨西哥边境税，并多次对中国和人民币汇率事件表态和干涉。对此情况，中国主席习近平用了 2017 年的前两个月，在公民眼中形成了“反特朗普”的形象。

## 中国：是否会成为全球化的改革者？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中国对川普的经济设想发射的第一门火炮。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承认，收入不公平、金融监管缺乏活力是导致新一波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主要祸根。但是，身为一个改革者，习主席提出“追求贸易保护主义就像是将自己封锁在了一个暗室之中，即使看起来是躲过了风雨，但也同时阻挡了空气和阳光”。习主席在不断探索中扮演着团结者和改革者的角色，并迅速转变着认知方式。

这种改革者的语气，并不意外地，受到了澳大利亚等国的热烈欢迎。在欧洲商会期间，Ciobo 部长强调了习主席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发表的评论，赞美了进一步发展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能够带来的优势，尤其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能为澳大利亚带来的好处。但是从 TPP 到 RCEP 的过渡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何定义国际经济领导力？面对国际经济领导力问题，没有哪一种神圣的权力或是公众普选能够选定一个领导者。习主席曾谈及全球化改革并对美国提出建议，说如果可以选择手挽手合作，就不要从巴黎协定中抽身。此时，既定的领导力概念就已经受到了挑战。

返回来谈布雷顿森林体系，它为战后经济时代部署了一系列新的价值观。这些观念基于一个理念，即合作和一体化能够定义国际经济领导力。这些价值观在今天继续构建着我们的认知。将这些价值观应用到当代国际经济中，世界领导们（包括澳大利亚）都面临着两个选择：到底是跟从可能逐步后退的、具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的超级大国？还是追随中国这个改革后的正在崛起的新兴势力？

针对“改革的中国”，人群中也不乏批判性的言论。比如，John

## 导读 >>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 Steven Ciobo 近日访华，确认结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不再为恢复合作而努力。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能否通过推进多边区域综合经贸伙伴关系，恰当地利用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Pomfret 指出，当中国希望被看成全球化改革和反贸易保护主义的排头兵时，现实总是事与愿违的。Pomfret 指出中国也对部分行业实施了贸易保护，也对部分国内企业推行特惠性质的经济条例。因此，他质疑中国如何可被视为“反特朗普”呢？当其他国家被中国的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所拦截的时候，习主席将中国打造成“反特朗普”国际经济阵营领袖的理念，也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 从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 ( TPP ) 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 RECP )

但是，随着川普上台后立即带领美国从 TPP 协定中抽身，中国便因此迎来了展现领导能力的大好时机。TPP 协定被很多国家看成是对 Jagdish Bhagwati 所谓的“白蚁”贸易合作的潜在解决方案。正是由于很多特惠贸易协定的存在，才让很多国家在过去几年中纠缠不清，最终正像很多人提出的那样，可能导致出现的贸易系统会在多边关系上摧毁谈判机制。

RECP，正像 Jeffrey Wilson 教授强调的那样，是重要的印度洋 - 太平洋伙伴关系。在关系中，大规模贸易改革逐渐让位给了更加传统的、但也更加多边的税收减免协定。既然 RECP 更加广泛的贸易改革能够帮中国实现观念转变，那么中国就必须将重点放在构建此项合作上。

在更长的报告中，Wilson 勾勒出了中国应该走的路线。他指出，RECP 必须作为开展多边区域贸易中唯一可行的方案向谈判成员国进行推销。只有通过成功实现 RECP，和继续重申战后的合作及一体化理念，中国才能成功转变全球的观念。

Steven Ciobo 日前发表关于 RCEP 的评论，公然并且坚定地承诺，即使是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面前，也会遵守多边贸易自由的政策。但是中国也受到了来自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挑战和质疑。澳洲商会期间，Ciobo 对 RCEP 缺乏野心表示担心。如果中国在签订协议方面急于求成，不采纳谈判成员的意见，那么 RECP 一旦失败，就会严重影响中国和习主席追求国际领导力的雄心壮志。

展望 2017，中国最大的机遇也是它最大的挑战。美国的全球经济领导力已经受到了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质疑。那么，能否抓住机会、利用川普机遇就看中国自己的了。

本文出版获得创新公共许可证，转载请注明出处。

翻译：王丹阳

[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http://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

## 在美影响下，中俄关系依然稳固

Stacy R. Closson

2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实施制裁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虽受西方国家支持，但中俄双方均投了反对票，草案未获通过。这是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在安理会的首次行动，其是否有能力修复对俄关系，并同时排除中国的影响力。这一切还有待观察。虽然从2011年开始，中俄两国就有否决对叙利亚制裁的先例。但这一次中俄双双否决对叙制裁草案，不仅破坏了美俄于2013年就处置叙利亚化武达成的协议，还表明中俄双方将继续紧密团结，一同对抗西方势力。

特朗普总统，从竞选以来，就一直称赞俄国，贬低中国。有分析表明，特朗普政府要“拉俄制华”，这可谓是对之前尼克松政府“中国牌”的反转。同样，特朗普总统对北约和欧盟应对国际问题的灵敏性和发挥的作用也曾提出质疑。有观点认为，对俄制裁也许是一种手段，可以削弱中国在俄不断加强的影响力，但是特朗普总统对此表示怀疑。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话，之后又提名亲俄的蒂勒森担任国务卿。这些行为都让中国政府更加担心自己被边缘化。

2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表明，中俄一直以来都有着紧密的伙伴关系。西方国家提出制裁叙利亚的21个组织机构、公司和个人，收紧化学武器制剂的出口。中俄和玻利维亚一起，对这一制裁草案投了反对票。由联合国创立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近期出版的报告，围绕从2014年到2015年叙利亚几起化武袭击，确认了其中的参与者。28日表决的制裁草案就援引了这些报告。西方国家还指责阿萨德政府在2014到2015年非法使用氯气攻击平民，称这一行为违反了叙利亚在2013年签署的《化学武器公约》。中俄此次一同投出反对票，让美俄此前在叙利亚问题上达成的外交成就化为乌有。在2013年，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提议，叙利亚政府若将化武交由国际社会监督，则可以免于遭受美国的军事打击。叙利亚此前的毒气袭击，已造成1400名平民伤亡。作为回应，美国和欧洲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空袭叙利亚政府的军事设施。叙利亚政府立即同意执行2013年的联合国安理会第2118号决议，在俄罗斯的推动下与美国合作，建立销毁化学武器的监督机制。这一决议得到一致通过。

中俄已经是第六次携手否决受西方阵营支持的有关叙利亚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从2011年起，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中俄就有关叙利亚危机的发言，都包含一个核心观点：国际社会需要充分尊重叙利亚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因而无论是对叙利亚的制裁，还是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而采取的行动，中俄一直以来都以违反联合国宪章精神和不干涉内

政原则为由，搁置关于涉及这些问题的决议草案。

在对最近的一项决议草案的讨论中，俄罗斯政府官员告诉媒体，针对叙利亚政府的指控是单方面的，并且缺少证据。目前，由俄罗斯主导的叙利亚和谈，正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进行。俄罗斯担心，这些指控会对和谈进程造成不良影响。在会议上，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夫罗科夫则将矛头指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联合国对叙利亚化武组成的联合调查机制，称这一调查机制采用值得怀疑的消息来源，来进一步支持叙利亚的政权更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大使的回应较为慎重，他指出，中方支持联合调查机制搜集证据、严惩化武凶手，但与此同时，国际社会需要为叙利亚和谈进程提供足够的时间。

美俄代表在安理会的互相指责，仿佛是早年间美俄就萨达姆·侯赛因是否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争论的重演。这一“莫须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让美国找到了入侵伊拉克的借口。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利指出，俄罗斯要为近期恶化的乌克兰东部局势负责，她还肯定了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即要求俄归还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这些都体现了美俄间的冲突。

与此同时，在特朗普总统上台后，俄罗斯和中国增加了双方的共同行动。双方近日宣布，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中俄第二次反导联合演习。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通报，中国和俄罗斯将进一步加强两国商业银行的合作，扩大双方经贸往来。中俄双方不顾半岛紧张局势的加剧，还一同反对在韩安装由美国主导的反导系统。虽然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如何处理中美俄三国关系有着很好的规划，并为此做出了努力，但上述现象均表明中俄伙伴关系依然稳固。无论是更加紧密的军事与经济合作，还是这一次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的联手否决，中俄都向世界展现了双方不断加强的伙伴关系。

翻译：宫云牧

[www.wilsoncenter.org](http://www.wilsoncenter.org)



# 基础设施建设的地缘政治——东盟的中国挑战

Truong Minh Vu

自其发布以来，“东盟互联互通 2025 年总体规划”（Master Plan for ASEAN Connectivity 2025, MPAC 2025）的支持者们始终呼吁此项目与中国“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MSR）战略的合作。东盟港口网络（ASEAN Ports Network），作为 MPAC 2025 的组成部分之一，意在连接 10 个东盟国家的 47 个港口，看似会成为中国与东盟进行基础建设合作的完美切入点。但是，这种合作关系所至的地缘政治考量的改变，恐怕是东盟始料未及的。

由于缺乏资金，东盟还未开始推进作为 MPAC 2025 一部分的交通运输系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 2016 年 11 月的东盟峰会上，有关专家估计，为弥补东南亚地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基建发展差距，需要高达每年 1100 亿美元的投资，这个数字是亚洲开发银行（Asia Development Bank, ADB）于 2015 年所预计的每年 600 亿美元的两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One Belt One Road, OBOR），连同诸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以及丝路基金（Silk Road Fund）的金融机构，成为了东盟联合的新希望。在 2014 年的第十七届东盟 - 中国峰会上，东盟官员表示，他们“感激中国在实现 MPAC 上的持续支持”，同时也“期待亚投行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经济援助，尤其是支持 MPAC 的实施”。

虽然邀请中国投资东盟港口网络有其财政依据，但这一打算缺乏对中国新丝路战略的真正理解。中国在连接基础设施上有着自己的考量，而东盟的战略研究人员需要将这一点仔细纳入考虑。中国的基建政治，有两点潜在的根本动机。

第一点是为该地区的中国企业整合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包括陆路、铁路、港口和航道，还包括生产、物流以及仓储区域。中国已经在非洲建设了类似的系统，而最近马来西亚的“东海岸铁路项目”（East Coast Rail Line）的构思也遵循了类似的发展蓝图。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从港口集中区域到附近的工业园区的新道路和立交桥的建设已经几近完成，而这一项目也将连接西马的两岸与关丹港。

中国基建政治根本动机的第二点，是建设次要贸易线路，以突破马六甲海峡的限制。目前，中国 39 条海上贸易线路中的 29 条，约 60% 的进出口物资，以及 80% 的进口石油，都要通过这一海峡。中国领导人将马六甲海峡称为无法轻易解决的“在喉之鲠”，始终在考虑如何克服这一国家安

全困境。考虑到这个战略弱点，中国不希望未来任何陆上或水上线路抵达南中国海附近的港口，因为这使得运输不可避免地经过马六甲海峡。所以，中国正大力建设连接印度洋的陆上线路，以绕开马六甲海峡这一狭路。

自 2010 年以来，中国在东南亚国家推进了数条铁路的建设，包括 2015 年年末动工的两条位于泰国和老挝的线路，以及一条计划中的通过缅甸连通中国和印度洋的线路。这条线路将会连接巴格达、中国、印度，以及缅甸经济走廊（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和中国 - 巴基斯坦经济走廊（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往来缅甸西岸的皎漂港和中国南部的昆明，运送石油、天然气和货物。到那时，中国将会有三条绕过马六甲海峡的线路，它们不仅更短，而且对于中国而言，更加安全。

连通的基础设施能够构成一种操纵工具，更具主导力量的国家会选择重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自身利益的需求。苏伊士和巴拿马两条运河的动荡历史便是各国重视运输和贸易基建的明证。同时，这两条运河作为运输枢纽能够反应英美两国的霸权力量，这一重要性，同样也不可小觑。

东盟希望运输方面与中国连结，给彼此带来收益，这一期望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更大的战略打算。纵使中国“一带一路”的声明与东盟的财政需求相符，但是这些基建系统的战略意义，对中国和东盟来说，大不相同。如果东南亚国家的战略研究人员不考虑到这一点，那么这样建成的基础设施所带来的联系，将会使得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分别连结，而非作为东盟这一整体与中国建立关系，这会威胁东盟国家内部的相互联系，而这种联系恰是东盟的力量所在。如此，中国会各个击破，最终能够对每个东盟国家施加有力的影响。

翻译：徐琼

iseas.edu.sg

# 试探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决心

Michael D. Swaine

自 2007 - 2008 年开始,中国显然已经采取了更为积极、自信的姿态来应对诸如南海、东海等长期存在于其漫长海岸线上的领土争端问题。采取的一系列动作包括:

- 强烈批评相关国家在有领土争议问题的地区所采取的行动,并对其提出控告。尤其是对日本(中国东海问题),越南和菲律宾(中国南海问题);

- 建立新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管理所在区域领土和海洋权益;

- 军事力量介入情况显著增加。特别是准军事空军和海军力量的介入,改变了领土争议区的力量对比,这些武装力量甚至有时出现在通常被认为是“公海”的区域或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内;

- 建立防空识别区。该防空识别区范围覆盖中国的东海,同时也包括了与日本有争议的领土

- 在南沙群岛建立人工岛屿。在所建岛屿部署防空武器系统并建设军民两用设施;

虽然没有表现出正式的立场用以支持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问题的国家,但自 2010 年以来,美国政府(华盛顿)已经明显将绝大多数任务及行动转向应对中国政府。这一行为所传递出的消息使得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正在积极支持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同时该行为也被定义为美国正试图破坏中国在领土争议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

以上情况所带来的明显威胁便是中美两国空军、海军近距离接触次数显著提高,该情况具体表现为各类挑衅行为的升级。这些挑衅行为包括进一步提高对岛、礁的军事部署以及中国同领土争议国之间的潜在冲突问题,而这类冲突可能导致危机的不断升级。这些情况可能让美国直接与中国展开对抗,中国政府采取过度反应措施巩固自身地位,从而阻止或反击挑衅行为(或许夸大了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而美国对这种感知到的挑战也采取过度反应,以重申其在相关地区主导地位,并借此巩固其作为地区安全保障人的信誉。

各争议国之间缺乏正式的对话基础以及中美两国间在海上争议区的军事化部署程度及类型的限制,再加之中国同其他领海争议国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谈判的破裂,这些情况更加证实了危机的存在。而且与媒体舆论普遍传播的消息相反,北京尚未对其所谓的“九段线”区域所涵盖的海域作出明确的划分。

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因素正通过各方的相关行动不断刺激着外部环境,

从而导致危机进一步的升级。当然这一事实便是主权问题通常具有零和性质，这也意味着主权问题将引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进一步增大了危机。

美国政府参与管控如此复杂而又暗含各种危机的问题需要清楚地了解各争议国（包括现在涉及的和将来可能涉及的），这可能需要将长期稳定作为基础，而且美国需要使用任何可用的资源来处理这个问题。

#### 危机四伏的争端海域

尽管一些观察家认为中国明显在尝试“控制”这些地区，从而把美国赶出东亚。但如果说中国的最终目的是扩大在争议海域附近的影响力和存在感，这一结论仍然言之过早。

追溯历史的长河，事实上各方在争议海域一直存在着针锋相对的竞争。长期存在于各方之间根深蒂固的猜疑以及民族主义的冲击使得那些具有明确条款且易于接受的行为准则难以施行（那些自愿签署的，不具约束力的行为准则除外，如框架模糊的 2002《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在南海各方角逐的赛场上（主要集中在南部的南沙群岛以及北部中国经营多年的沙群岛），目前中国是主力队员。在争议海域，中国政府正在借助其不断增长的综合实力来更有效地捍卫其所认为无可争议的领土（这些领土包括未被明确划分的毗连区水域）以及进一步推进实现历史上未被明确的权利诉求。同时其他争议方作为非主力队员也正在展开几乎相同的行动，只是其他各方能力和呼声有限，他们的行动没能达到理想效果，因此他们的行动并未得到同等的关注。总的来说，他们已无力回天，这场竞赛注定中国获胜。

过去同越南相比，中国在相应争议海域处于劣势地位，而其他各方在南海更是具有绝对地位。然而近年来，相较过去的行动，中国政府正采取更为主动的方式宣示南沙主权，显然其试图在南沙群岛建中建立主导地位，以便是应对将来未知的挑衅并提高未来谈判桌中的地位。相关行动标志着中国海洋利益维护方式迈出了一大步。

而在中日东海纷争情况下，中国也有别于过去，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试图建立在该区域自身地位。中国正以对立的方式出现在钓鱼岛（中国称）/尖阁列岛（日本称），从而打破多年来日本主导的局面。

无论其动机为何，中国近期不断升级的行动，无疑导致了争议区域的紧张对峙局势。与此同时，当采取的行动将直接触及美国在亚洲利益时，中国政府的决策显得十分谨慎。中国通常避免使用军舰来宣示主权，而且其已作出保证，不会在南沙群岛部署超越防御要求的军事化设施，不会试图以武力夺取长期处于其他争议方控制下的区域。

此外，中国仍坚持呼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实现 2002 年《南海各

方行为宣言》中的和平目标。近期，中国政府通过了针对“2017年中期各方行为准则”的具体实施框架。可以说，一方面中国政府正试图提高在相关海域影响力，而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在努力降低同美国或其他争议国家发生武装冲突的机会。

当然，机遇是在不断改变的，就如同该地区中国实力与曝光率的不断提高一样。一些人断言在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必然会进行一场海洋争议区零和对抗，因为中国政府十分谨慎，到目前为止仍在隐瞒其“真实”的扩张意图和特殊的动机。

这只是纯粹的猜测，但结果却是最危险的，因为如果接受以美国政策为基础解释中国针对海洋争端问题提出的每条坚定主张都将是一种零和结果，反之亦然。目前中国的举动，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样的行动确实会导致中国最终采取类似目前正在使用的威胁手段，而这些手段（在我看来是错误的）一直被某些观察家所推崇。

### 势均力敌的局面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各种假设喷涌而出。一些假设充满投机性、危险性，他们呼吁美国加强在西太平洋的影响力，从而应对中国具有零和性的动机。而另一种高度可疑的（但却是最好的）假设认为中美间目前的国防开支均与亚洲事物相关

除非发生几乎不太可能的突发情况，诸如中国经济几乎完全崩溃或是美国总体GDP激增，否则未来几年美国根本不具备超过中国能够施加在其附近海域的军事和经济的能力。

事实上，基于一些可靠的消息来源，我个人以及其他学者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上作出了一种预测，认为中美两国在相关争议区的实力将趋于对等，换句话说，双方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平衡或均势。

当然，美国可以把更多的经济重心转移至国防开支上，尤其是针对亚洲的国防支出，从而保持其在西太平洋海域的军事支配地位。但实现这一目标可能需要缩紧其他领域的财政支出，尤其面对重要的社会福利领域或赤字较大的政府部门。就目前或是可预见的将来而言，以上财政紧缩手段政治上是不通的，因为目前没有明确的理由可以增加公众对中国威胁论的担忧。

在遥远的亚洲进行的岛礁争端远不可能激起如此严重的警报，除非该地区中美危机已经升级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冲突阶段。虽然危机确实有可能发生，但不能通过假设或推演来确定危机的存在。

### 争端的可行性解决方案

发生在中国东海和南海的海上纠纷具有一定复杂性，问题涉及：1) 区

域经济资源；2) 争议各方对于国际法和历史遗留权利的不同解释；3) 管辖权的重叠。各方基于自身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及其他相关法律所涉及的区域提出相应权力诉求；4)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植根于国内政治。以上问题表明，任何决议，如果可能执行的话必将需要多年，甚至更久才能实现。

与此同时，一个能令各方保持持久稳定的妥协方案是必要的。而事件和平演变过程中，在局部区域采取相互制约的手段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措施。

第一，各方之间产生互信机制需要几个要素来实现。首先是初步去军事化和去准军事化竞争。其次是转换当前外交策略，主要指在中国和美国间设置临时的（短中期）外交沟通渠道，提高双方间各级别、各类型军事化和非军事化行动的理解。实现以上内容必须基于双方间明确达成的协议，该协议必须明确定义双方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军事行为，并明确禁止双方实施无端的挑衅。

作为谈判过程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双方应接受长期以来各方势力在南沙群岛的军事化部署的现状，而该现状将成为未来争议区军事化的上限。这可能促使中国以外的国家（如越南）效仿中国做法，升级或扩大其在中国南沙群岛拥有的岛礁设施。

如果各方不能达成以上共识，任何基于司法管辖权、资源开发、中国东海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等的外交渠道最终都将化为泡影，因为双方仍将采取军事手段威慑对方。

中美两国必须担负起领导者角色，通过消除两国间已达成共识的海洋问题来深化双方战略合作关系。换句话讲，中国接受相应协议的前提条件便是其他争端国家也同样接受此协议。

以上协议需要各国突破本国在有争议地区的军事和准军事行动的限制，包括美国海军所谓的航行自由权（FON）。各方也需要克服相关争议问题，如无故使用武力可能破坏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主权。

第二，展示阶段性的外交成果对于解释协议具体内容、明确法律条文、维护各方主张显得非常必要。比如某方在管辖争议海域过程中所涉及的主权问题及非主权国家（但在该地区享有一定特权）在争议海域资源（如渔业资源）开采权问题，这些均可通过外交手段取得阶段性进展。因此美国政府应该做出更多的努力。

目前各方应致力于通过加强双边和多边对话机制解决中国南海和东海海域领土争端问题。为此，中国政府需要明确定义“九段线”的划分范围，而各争端国届时也要依据相关法律（即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重新定义其所控制海域范围，以及重申所谓的历史权利。对于明确存在争议海域（如岛屿、岩石、暗礁，等等），涉事国应当积极寻求协商或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仲裁。

第三，各方所主张的管辖权被明确后，必须就资源共同开发领域及具体开发细则达成协议。尽管外界常常呼吁联合开发争议海域，但实际情况却往往事与愿违。除非争端区域各方达成一定协议，否则联合开发就只是一纸空谈。

原则上，共同开发争议海域已经成为了各方解决领土争议的首选方案。毕竟在争议问题解决之前，双方之间互相妥协，在争议区临时采取共同开发方式不失为一种有效解决方案。因此，在这样的开发理念下，一旦领土重叠区被确定，那么共同开发的方案不难以实现。

第四，在先前行动的基础上，必须限制各方军事化水平，并就未来可能长期出现的问题签订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该行为准则必须建立在：1) 事先约定，必须明确定义被禁止的军事和非军事行动（在这一点上，现有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是极为模糊的）；2) 明确识别和解释相关行动的流程；3) 惩治违反协议者的措施。

一些观察家可能会认为，作为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制定一套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应该先于制定以上步骤。然而，情况往往就是这样的。越是那些有坚定立场的国家往往在面对领土争端问题时难以向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准则低头，这就意味着双方要事先增加信任，减少军事竞争的趋势，只有清楚地了解上述步骤才能产生合作的可能。

显然，中美关系间的对立与冲突成为解决海洋领土主权争端问题的阻碍，而双方的对立又源于对彼此的不信任、本国民族主义压力和根深蒂固的官僚利益关系。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未获批准，美国的影响力变得极为有限。那么美国政府如何敦促中国和其他国家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裁决，并在其拒绝接受裁决时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呢？这一问题发人深思。此外，广泛的信任基础和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也将成为解决海洋争端问题的先决条件。通过构建相关机制，将有效减少双方不信任情况的发生，并加强双方对于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守则的执行力度。

对于美国，政府还需要向菲律宾，尤其是日本作出保证。保证美国与中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只是限制中国在争议地区的军事活动范围和方式，协议将不会使这些国家在军事上或在主权主张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美国政府还需要向外界明确“什么是不可接受的胁迫或恐吓”。因为并非所有中国的主张都会威胁到美国在和平稳定环境中的利益。同样，中国也需要限制相关区域军力，并澄清相关主权。对于双方来说，双方各自都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能够处理本国民族主义情绪和军方的反应，并清楚地意识到什么威胁将是无法接受的。

总之，要想在中国附近海域创造一个更加稳定的环境，唯一有效途径便是美国同中国及其他争议国展开积极的外交对话。外交对话应旨在争议区建立具有互信基础军力限制，同时美国和其盟国需要为地区权力平衡作

出更大贡献，并借助美国和盟国发出强有力的威慑信号。该威慑信号应明确指出不能给中国带来不利后果（为了地区的稳定）。通过单方面、短期的军事部署，或是通过提高对反中国的军事力量的国防援助，亦或直接对中国提出动武的“红线”，都不能实现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反而可能使局势更加恶化。

翻译：李林泮

[carnegieendowment.org](http://carnegieendowment.org)



# 亚太地区海岸警卫队的时代或将到来

Lyle J. Morris

沿海国家如何对有争议的海域做出主权声明？与世界许多其他地区一样，亚太地区对此问题的近期答复也是派遣海军。海军是强大的国力和控制力的象征，派遣海军旨在警示对手，领土争议是国家安全问题，也是国家不惜动用战争手段去解决的问题。

我最近在《海军军事学院评论》上发表的研究表明，不同于海军，海岸警卫队是东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维护争议海域主权的新选择。这一转变的原因之一是区域问题决策者认为海岸警卫队在有争议的海域可以较低程度地展现具有军国主义特征的国力，另一个原因是决策者假定海岸警卫队可以证明争议海域属于国内民事管辖范围，受制于国内的法律法规。

表面上看，让海岸警卫队在大面积的争议领土上巡逻，例如中国南海，也许还是较为乐观的情况，因为海岸警卫队级别不高，且战斗力有限。他们有能力进行一些国内的合作，例如加入联合搜救行动。但是，在南海部署海岸警卫队的方式却有彰显国力之嫌，这自然令人担忧，而无法乐观。激进的战略和海岸警卫队战舰上越来越强大的军备模糊了和平时期与“执法”和“国防”相关的平台和使命之间的界限。

区域海岸警卫增长的中心是中国。2013年，中国国家海洋局的五个海事执法机构中有四个进一步统一了中国海岸警卫队（CCG）的新力量和新原则。这一改革表明了中国政府将建立世界上规模最大且实力最雄厚的海岸警卫队。根据我的计算，其总吨位约为19万吨。

中国积极的战略和迅速增长的力量，从根本上重塑了亚太区域国家的前景。中国运用非军事资产对争议领土实行管控，试图让增强主权保护转为“民事”，从而在法律上加强维护主权的力度。结果，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也试图加强各自的海岸警卫队，且日渐意识到必须利用海岸警卫队来与中国制衡，同时在争议海域加以管控。

然而，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尤其是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缺乏建设海岸警卫队的资金，无法与中国警卫队抗衡。许多国家仍然依靠海军巡逻与保卫其专属经济区，或者在与中国的纠纷加剧时借助海军之力。至于各国是否应当通过加强海岸警卫队建设来应对中国海岸警卫队的扩大之势，区域政策制定者仍将就此问题进行持续探讨。

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扩大海岸警卫队的国家。研究中的所有其他海岸警卫队——日本、越南和菲律宾——也正在进行多年的舰队扩建计划，并在过去五年内分别增加了约35000吨，15000吨和10000吨。以日本为例，日本正在采购新增的25艘船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进一步密切关注中国

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行动。在这 25 艘船舰中，有 10 艘中型舰艇（1000-3000 吨）将部署到石垣岛，即负责钓鱼岛海域巡逻的最近的哨所。钓鱼岛附近船舰的增加是日本为加强其在争议海域的势力而实施的扩张运动的一部分，同时也可保证由 600 人组成的海岸警卫队的永久驻留。

这些改革所导致的中国海岸警卫队在南海海域的能力与运作方面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中国在争议海域长时间地启用体积更为庞大，配有重型装备，且海上巡逻能力更佳的船舰。中国已经开始投产基于 054 “江凯” II 级导弹护卫舰框架的配备 76mm 自动炮的战舰。与其他同吨位（约 3500 吨）的海岸警卫队战舰相比，这种新型 818 战舰是该区域最有力的战舰。中国有关消息人士近日发布的照片表明，中国海岸警卫队正在组建更小吨位的战舰（约 2500 吨），配有 76mm 自动炮。

其次，中国海岸警卫队如今在南海的巡逻范围更为广泛，更为频繁，且更为坚定。过去，中国船舰在九段线内遇到外来船舶的“非法”活动时采取较少的抵抗措施，例如询问其他船舶的部署目的，通过无线电声明中国主权，有时会用泛光灯和高压水炮驱逐外来船舶。

再次，随着此次改革，巡逻舰采用了更为激进的战略，例如推挤、撞击，限制其他国家的渔船和执法船只的航行自由。2016 年 7 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庭发现，中国海岸警卫队可能已经违反了海上安全和海上航行的若干条款。

最后，中国海岸警卫队正在与中国渔船、海上民兵和解放军海军舰艇在更大程度上协调情报、指挥与控制。中国海岸警卫队与中国海军最近的联合演习突显了为了进一步互通合作所做的努力。

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改革尚处于早期阶段，巩固部署、文化和培训的进程已被证明比预期更为困难。但中国海岸警卫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变得更有成效。

这对区域安全和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意味着什么？政策制定者应该认清这一现实，即中国东海和南海的国力新貌将越来越多地由海岸警卫队而不是海军呈现。海岸警卫队不仅将在数量上增加部署，而且还将在距离上靠近对手的海岸警卫队和其他民事行动者。这一情形表明亚太各国正在开始应对新的升级事态。这一事态首先要求海军、政府和民间行动者在陆上与海上建立起更加有效的实时指挥和控制架构。其次，应该寻求更加健全规范的联合演习方案，以加强海岸警卫队与海军司令部之间的互通合作。最后，战争谋士必须开始拟定专门应对涉及灰色地带升级事态的策略，其中包括非军事行为者，如海岸警卫队，海上民兵和渔船。这可以帮助军事家解决与非军事行动者和资产有关的问题，从而为作战命令提供参考，例如对是否在海上使用武力做出决策。

翻译：盛妍

[www.rand.org](http://www.rand.org)

# 中国东海新常态

Lyle J. Morris

过去一年里，中国南海的事态变化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中国的造岛行动及海岸警卫队的增强部署等。但是，与此同时，另一种新常态正在分隔中国和日本的东海区域悄然形成。这种新常态是指中国的空军及海军防卫力量正在渗入尖阁诸岛（钓鱼岛）附近的日本领空及水域，且活动频率不降反增。

人们普遍认为，迄今为止，日本的空军及海岸警卫力量一直都对中国有很好的监控及震慑作用，以防此类冒险主义演变成国家冲突。然而，随着时间发展，日本在持续应对中国威胁上已是压力重重，为了更好应付这个棘手的问题，日本的军队布置及军民协作都作出了相应调整。

## 中国在东海区域加强军事活动

中日在中国东海区域的局势一直暗流涌动，在 2012 年 9 月 11 日终于爆发了明面冲突——日本政府从私人持有者手上购买了尖阁诸岛中的三个小岛，而这片岛屿的主权仍未尘埃落定，中国与日方皆宣称拥有主权，但暂由日方管理。这项购入一部分是由于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威胁发展此片岛屿，而日本政府则担心此项举措将危害中日关系。日方刚宣布购买岛屿，中国民众就爆发了游行抗议，中国政府紧接着马上表态，认为此项购买行为并不合法，并对此进行了强烈谴责。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才是中国政府真正想传达给日方的讯息。作为中方的角度，日本的举措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毫无尊重的侵犯他国领土行为，中国必须加强军事部署以确保对本国海域的管辖和控制。

在日方购于海岛后几天，两艘中国船只，隶属中国海监的“海监 46”及“海监 49”，进入了尖阁诸岛（钓鱼岛）12 海里的领海区域。紧接着，多艘中国海事执法船只皆进入了尖阁诸岛附近的领海。

2012 年底，日本海上保安厅（JCG）报告称，自 9 月 11 日起，中国海岸警卫队（CCG）一共侵入了尖阁诸岛领海共计 68 次，创下史上高峰。中国仍在继续，在 2013 年有 188 艘船只进入了领海，2014 年有 88 艘，2015 年则为 86 艘。这几年间，中国海警平均每月派出 7 至 10 艘船只进入尖阁诸岛领海，在尖阁诸岛附近领海的则为平均每月 70-90 艘。据中国国家海洋局（SOA）的常规报告，似乎有 20 多艘中国海警船只负责尖阁诸岛领海的巡逻，船只吨位从 1000 吨到 4000 吨不等。

这段时间内，中国海警的渗透行为有一定规律，中方一般在进入海域后逗留数小时，且中国海警人员会保持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联系来避免误

算。偶尔，中国海警船只会在尖阁诸岛 12 海里领海范围内游荡，下锚，或逮捕日本渔船。针对中方行为，日方可能将采取更激进的应对措施来防止中国海警船只进入近海。目前看来，中方似乎更希望通过驶入船只来宣示主权，而不是为了挑衅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

然而，在 2016 年 8 月 5 日到 9 日，中方似乎对日方进行了挑衅。有 200 至 300 艘中国渔船和 15 艘中国海警船只进入了尖阁诸岛近海徘徊，对日本的应对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此行给日本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据此推算中国海事战略，一旦战争爆发，中方人力物力将完全压制日本。

在 2015 年 12 月，中国派出了第一艘武装海警船只进入尖阁诸岛领海进行了试探。从那时起，一直有中方武装海警船只进入海域，中方称此为“平衡双方武装力量”。直到 2015 年 12 月，中方宣称，日方会派出武装船只尾随中方无武装船只，这对中方是极不公平的。中国紧记这一点，并于此后派出多艘中国海警小艇，型号是 054 江凯 II 护卫舰，配有 76 毫米自动炮。和其他同等吨位（3500 吨）的护卫船只相比，这种新型 818 海警船是区域内武装最重的船只。据中方最近的照片显示，即使是小型海警船（约 2500 吨）也配有 76 毫米自动炮。换句话说，中方下定决心要在未来的武装力量部署上超过日本。

### 中国在东海的海上民兵部署

在 2016 年 8 月的钓鱼岛撞船事件中，据日本海上保安厅报告，渔船上超过 100 名海上民兵。日方认为，中国海上民兵皆为渔船船长，指挥中国渔民，身穿军服或海军制服，所以非常容易辨认。

“海上民兵”这个词指的是接受过军事训练或接受了军事命令和管控的渔民和民用船队，他们在收到指令后登船进行军事支持活动。在捕鱼季节时，他们通常同普通渔民一起活动。当地岸上的海警部队会为海上民兵提供一部分津贴和日常训练，相当于后备军事人员。人们相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上民兵派遣部队，在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各省的海岸线皆设有基地，正对着中国东海和南海。

载有海上民兵的渔船通常都配有中国自有的导航系统“北斗”，相当于 GPS，大部分船只也配有雷达、高频无线电通讯设备和平板设备。有了这些设备，海上民兵可以和附近的中国海军船只与海警船只实时交流信息。

他们是这样描述海上民兵的：“穿上军服，他们无异于真正的士兵；脱下军服，他们又是遵纪守法的渔民。”这些信息表明了海上民兵的作用非凡，他们是经过军事训练的平民，是中国在东海及南海的海事权益最前线维护者。

中国海上民兵在尖阁诸岛附近活动，伪装成普通渔民，他们的出现使得日本当政者陷入了全新的不稳定局面。中国政府似是而非的否认使得日本海上保安厅不得不谨慎对待中国民用船只，哪怕上面载有（可能经过武

装的)海上民兵。另一方面,载有海上民兵的中国渔船可能因此受到鼓励,继续挑战日本对尖阁诸岛的管辖,并有可能对争议岛屿进行登岛。一旦这么做,日本海上保安厅则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若有渔船不听警告,一意孤行,有可能出现日方向违规渔船开火的情况。民用、军用资产界限变得模糊,让中日冲突演变再起波澜,日本政府不得不认真对待。

### 中国在东海领空的空军行动

除了中国海军执法船在尖阁诸岛对“日本领土完整”的威胁,日本政府还面临其他挑战。中国还增强了在日本领空的空军活动,对日方来说,也是不稳定因素。这些渗入行为包括中国空军在越西太平洋的军事演练中飞越日本海峡及河道、中国政府及民用飞机飞入尖阁诸岛领空宣示主权等。

以下举了一些近几年中方空中活动的例子,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海军航空兵及民用飞机等。

2012年12月13日:中国国家海洋局Y-12巡逻机首次进入了尖阁诸岛日本领空。此后,相似的海洋局巡逻机共计进入领空13次。

2016年1月及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ELINT(Y-9)飞机及AEW(Y-8)飞机首次经过对马海峡领空。

2016年8月:首次在对马海峡领空发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H-6K轰炸机飞过,去往中国南海的黄岩岛。从2013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H-6轰炸机在冲绳及宫古岛屿间出现近14次。

2016年9月:多次在冲绳及宫古岛屿附近发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机。

中方行为带来的后果是日本航空自卫队飞机的出动架次率、作战频度和相应的维护需求显著增加。日本航空自卫队和中国飞机之间的近距离对峙也显著增加,空中局势变得更为紧张,意外事件也更有可能发生。例如,据日本航空自卫队报道,在2014年5月和6月,2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苏-27战斗机在日本航空自卫队常规巡逻机“异常接近”的距离内出现。

数据显示,日本航空自卫队飞机蜂拥起飞,这表明中国在日本领空内的空中活动有所增加。日本航空自卫队为应对中方活动,其飞机紧急起飞次数由2012财年起逐渐增多,在2016财年达到日本史上高峰。在2012-2016财年间,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在2012年紧急起飞306次,2013年为415次,2014年464次,2015年571次,2016年前三季度则达到644次。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一位官员估计,算上2016年第四季度,紧急起飞次数很有可能超过1000次,超过冷战时期1984财年的944次。中方大部分的渗入行为都在日本防空识别区的西部及西南部,邻近尖阁诸岛及冲绳。

### 日方加强军事防卫

日本政府意识到了在中国东海的中方挑战,并开始投资基建和人员培

训来为持久战做准备。

在民间，日本海上保安厅成立了尖阁诸岛特别巡逻队，共计 600 人，专门负责巡逻尖阁诸岛。巡逻队的基地在石垣岛，并建有私有码头和住宿。石垣岛距离尖阁诸岛约 170 公里，比起 410 公里外的冲绳岛更方便，而冲绳的海上保安厅基地则更大。尖阁诸岛特别巡逻队将使用 10 艘新建的近海巡逻舰（OPV），吨位由 1000 吨到 3000 吨不等，皆设有 20 毫米机枪和水炮，部分还配有直升机飞行甲板。巡逻队还配有 2 艘 4000 吨到 6000 吨的长时间作战近海巡逻舰，但由于石垣码头限制，巡逻舰暂驻附近的那霸岛。

巡逻队还对原有方法进行创新以确保船只能持续活动。例如，日本海上保安厅设立了“多队系统”，以四队带领三船的方式取代以前的一队一船。三船皆可由四队中任意一队操作，假如有一队休假，其他几队也可操作船只，保证军事活动不受影响。日本总共设立了两组四队三船系统，即总共八队六船，还增加了对另外两船的利用率。在此之前，两船通常都因队伍休假而处于闲置状态。

在宫古、石垣及与那国诸岛的最南端，日本还开始组建其最大的地面部队、导弹及军备等，以应对中国在日本西南列岛的渗入行为。第一项举措要求永久派遣 500 名日本陆上自卫队人员驻扎在石垣。接下来，在 2016 年 5 月，日本在远方的与那国岛建设雷达站，并配备 150 名陆上自卫队队员。这标志着从 1972 年回归日本起，冲绳首次设立了自卫军事设备。日本第三项举措是在 2018 财年年底前在宫古部署导弹和 800 名士兵，在奄美岛则布置 600 名。

根据日本驻美大使馆武官山本政志称，此次军事部署是针对尖阁诸岛紧张局势三步应急预案的一部分。准备阶段包括尖阁诸岛附近的情报、监测和侦查力量布置，目前仍在建设中。第一阶段时，日本会采取陆上自卫军快速部署策略，调动步兵、迫击炮和配有两栖交通工具的机械化步兵来为已驻扎的自卫军提供支援。在最后阶段，若有敌方夺岛，以上部署将转为军事行动。

最后，在 2014 年，日本航空自卫队在冲绳那霸空军基地新设了常驻 E-2C 战鹰 AEW 战机中队，以增强对外国飞机及船只的预警探测。这些飞机将补充完善新的洛克希德·马丁 F-35A 战斗机中队，在未来几年将交货给日本并完成部署。

## 结论

长久以来，中日都在中国东海仍处争议的领域相互试探，进行着一场持久的心理战。主权争端本质上是更广更系统化的地区影响力竞争，一定程度上是由历史遗留的愤愤不平和互不信任造成的。看起来，中国在日本管辖地的空军及海警活动仍将持续，既挑战了日本的管辖，又维持在不会

激起日方军事对抗的程度。由于两方布在中国东海的海警和军队相隔很近，始终存在发生意外或因无意行为而引发事态升级的可能。发动战争对两个国家皆无益处，这是一场和平年代的主权和影响力竞赛，但由于上述原因，很难避免两国终爆发冲突的局面，哪怕只是某一方政府或军方引发的意外事件。

日本可以选择继续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和思维模式，来应对这些灰色地带中面对的国家安全局势。这种方向调整需要对日本海上保安厅、上下进行更有力有效的训练，否则极有可能出现日本海上保安厅无法应对中方海事战术的场景。在此形势下，日本政府及军方需做好准备接受共同管控的情况。日本海上保安厅和日本军方正在试验联合训练及行动，但若想更好应对灰色地带里的外方威胁，这些努力远远不够。

翻译：周怡雪

[www.rand.org](http://www.rand.org)

# John Delury 同亚洲学会中国问题研究小组 关于朝鲜问题的观点辨析

Stephan Haggard

中国政府始终坚持认为制裁并不能解决朝鲜问题。而那些来自美国的倡议声却对解决朝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那么这些呼吁声具体涉及哪些方面呢？在我们提供给特朗普政府的建议专栏中，具体包含两方面建议：一个是由 John Delury 提出的针对朝鲜自身的建议；另一个是由夏伟和谢淑丽领导的研究小组从中国角度提出的建议。双方都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John Delury 的题目是“特朗普政府与朝鲜：双边交易的恢复”。需要指出的是外交事务确实会影响总统的谈判情绪。而且外交常常基于乐观的假设，如留给我方解决问题的时间还很充足，需要处理的问题不会再次升级，朝鲜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寻求安全，金正恩正准备着手解决问题等等。而最有争议的假设便是——相较核实验和导弹发射，金正恩更为关注的却是朝鲜经济发展问题（John Delury 所假设的）。正如他文章描述的那样，只有当金正恩对其领导地位真正地感到自信时，他才会将经济发展放在首位（此时，国家开放将变得顺理成章）。因为此刻他在国内的地位以根深蒂固，根本不需要惧怕外部势力的干扰。

Delury 提出了一套“三阶段”解决路径，该路径甚至有可能促成“金-特会”：“幕后”的会谈将是开端（不幸的是，我们上周看到，特朗普政府似乎对这样的谈判不够重视，甚至使会谈朝着反方向发展）。

如果这些会谈能取得进展，那么一位特使可能会被安排去平壤，这也许是为了商讨两名被扣押美国人的释放问题，也许是商讨核武器及导弹计划冻结问题。这一冻结计划将阻止（朝鲜）核武器及弹道导弹项目的进一步发展，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观察员重返该国核查其“弃核”情况。朝鲜坚持主张的“卫星发射”权将通过外包的形式交由俄罗斯处理。

该冻结计划将为双方打开更高级别对话和首脑会晤的大门。

Delury 说实施该冻结计划的关键第一步，便是特朗普政府提供“远远超出”在 2012 年闰日协议（朝美协议）中提供的食品援助规模：缩减或取消军事演习；举行四方和平会谈；甚至“配合金正恩的初步冻结计划及后续行动”逐步放松目前对于朝鲜的制裁。最后一条对于完善 Delury 的自由愿景至关重要，因为这将是朝鲜从区域密切合作中获取切实物质利益的重要一步。

这一计划所暴露出的问题和风险是众所周知的，而我将引述其中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冻结计划迫使总统成为被敲诈的对象。为此，美国政府必须为朝鲜行为买单，迫使其停止非法行动，但以上行动每美国政府从头至尾都将得不到任何的保障。是什么让 Delury 坚信即使目前的朝鲜政府可以



通过不断拖延来获取巨额利益，但美国政府的“冻结计划”仍然可以促使朝鲜积极解决核问题呢？我相信制裁的解除不仅是一个双边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多边问题。

但对我来说，最具争议性的期望便是，金正恩真的像 John Delury 设想的那样选择了“冻结计划”。为什么？或许煤炭禁令将会改变朝鲜领导人的想法，但我并不能觉察出金正恩急于通过核武器问题，来换取 John Delury 所倡导的国际社会慷慨援助时的紧迫感。并进路线（平行路线）的核心假设不就是：“我们可以拥有一切。”为什么让步呢？

实际上与 John Delury 主张相似的计划可能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漏洞，尤其是早前坚持开展的“无条件”对话活动（由 Ottar 和 Steve Andreasen 在 38north（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美韩问题研究院的一项研究计划）所提出的）令人沮丧的是美国国务院甚至不愿承担一丝可能促进会谈进展的风险，让我们期待在相关政策落实后他们能改变自己的想法。至少我们会得到更多的信息，从而知道朝鲜到底在想些什么。正如 Bob Carlin 在 38north 中指出的那样，他们在 7 月放飞的最后一个试验气球也被完全忽略。

“亚洲学会”由我的同事谢淑丽主持，该学会首次采用如此高规格的团队研究特朗普时代的美中关系。报告的核心观点——其中也包含我提出的一部分——朝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问题，而且也是中美关系的挑战和机遇。正如报告所说的那样，“如果中国和美国能够通过更加紧密地合作来应对这一威胁，那么双方不仅能减轻共同的威胁，也能在长期战略合作中加强相互信任，并奠定双方处理其他涉及安全和经济领域紧急问题的基础。”该报告也对谈判的细节作出了评价，肯定了谈判顺序的重要性。

应对朝鲜问题的战略方针采用制裁与诱导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拉拢中国政府达到联合制裁目的。为此，中国也做出了相应的姿态：

“向朝鲜提供一揽子综合协议，包括开展四方（涉及美国、中国、朝鲜和韩国）或六方（原有四方基础上增加日本和俄罗斯）的和平谈判，借以取代《朝鲜停战协定》；并建立美朝鲜间的外交关系。但作为回报，朝鲜必须冻结其核计划和导弹计划，不再进行相关核试验或导弹发射试验，并承诺（以此回应 2005 年的联合声明）实现整个朝鲜半岛无核化。”

以上最后一个建议与 John Delury 的不同，该建议认为在进行核问题及和平问题谈判前，至少明确谈判的目标为朝鲜承诺无核化。该报告还建议“和谈”及关系正常化进程可伴随冻结计划同时展开。但也明确地指出——与 John Delury 的观点不同是——如果在半岛无核化过程中没有同步取得进展，这一进程将会终止。只有当这一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时制裁才可能解除，而这一想法刚好与 John Delury 意见相左。

我特别喜欢亚洲学会提出的阶段性建议，例如应派高级特使去中国而非朝鲜，并提出开展美 - 韩 - 中三方对话，以此提高对韩国所面临风险的关注。这样的对话将阻止朝鲜试图破坏中、美、韩三方合作的阴谋。如果

描述的进程受阻，报告建议回到五方会谈层面，将朝鲜拒之门外迫使其向和谈妥协。

转机是什么？特朗普通过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打开了中美合作的新局面。蒂勒森同王毅的会谈向外界传达了中国正采取禁煤行动来向朝鲜施压的声音。上周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特朗普对他与习近平的会谈作出了较高的评价。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下一步行动无疑取决于美方。如果美国不采纳上述建议，我们只能默默祈祷特朗普政府“屁股口袋里藏了更好的妙计”。

翻译：李林泮

piie.com

# 中国是否会再次阻止朝鲜的危险行动?

裴敏欣

朝鲜政府近日的所作所为（金正男遇刺事件）即使以流氓国家的标准来衡量，仍然十分令人发指。首先，朝鲜政府通过试射中程固体燃料弹道导弹，以此向外界展示其日益壮大的武器库；随后据报道称，某组织向马来西亚派遣了一支暗杀小组，并成功刺杀了现任朝鲜领导人同父异母的兄弟金正男。毫无疑问，朝鲜正是刺杀事件的幕后黑手。不管怎样，采用如此卑劣的手段（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航站楼，杀手使用致命的 VX 神经毒剂）进行暗杀，这使国际社会震惊不已。

就在国际社会不断呼吁向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朝鲜施加制裁时，没有哪个国家会像朝鲜的长期支持者——中国一样面临两难的境地。中国也曾保护了命运多舛的金正男，直到被暗杀前，他都在中国赌城澳门避难。

对中国来说，在金正恩统治下的朝鲜已成为一种战略负担而非资产。金正恩在其父亲金正日去世后，于 2011 年掌握朝鲜军、政大权。目前，他已将与中国有密切联系的朝鲜高级官员悉数清除，并加快了朝鲜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进程。在过去的五年里，朝鲜共进行了三次核试验，并不断吹嘘其在核武器破坏力和远程弹道导弹研制等方面的取得的进步。

由于中国“无力”（有些人认为是“不情愿”）施加压力阻止朝鲜从事相关威胁性的活动，所以使其自身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也正是基于此，美国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不能控制好朝鲜，故美国必须采取行动保护自己及其地区盟友，从而中美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便是决定在韩国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THAAD，也就是所谓的“萨德系统” )。

令人震惊的是“萨德系统”强大的雷达可以深入探测中国，并破坏中国本国的核威慑力（美国已经拒绝了这一说法）。为此，中国对“萨德”计划发起了无情的攻势，并试图迫使韩国退出“萨德”部署韩国领土的相关谈判计划。就在强烈反对“萨德”部署的同时，中国方面也在努力避免让朝鲜为其不当行为付出真正的代价。2016 年 3 月，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之后通过对朝鲜的新制裁时，中国设法在制裁中插入自己的声音，以此创造继续与朝鲜展开贸易的漏洞。

现在，中国对朝鲜的政策可能正在改变。2 月 18 日，中国政府宣布将暂停从朝鲜进口的煤炭。由于煤炭贸易占朝鲜出口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中国是唯一进口朝鲜煤炭的国家，中国政府的决定势必将威胁朝鲜的“钱袋子”。然而，威胁行动的真正执行力度是值得商榷的。如中国去年 12 月进口了价值 1.6 亿美元的煤炭，这就超过了联合国的制裁规定。

不管人们对于中国之前的朝鲜政策感到多么的失望，至少目前中国的最新举措应该被视为朝正确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因为它为中美两国共同维护危险局面创造了机会。

### 拉拢特朗普

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授权采取多种行动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抛出橄榄枝。因此特朗普最近扭转自己的立场，肯定了“一个中国”政策，转变了他此前对台湾的热情态度，同时也将他个人置于聚光灯下。对于习近平来说，如何在朝鲜问题上向特朗普政府表现出一些善意显得至关重要，因为朝鲜问题已成为每届美国总统任期内所不得不面临的外交政策挑战。多年来中国对朝鲜展开的严厉的制裁应该会留美国留下一个印象：中国政府至少在做一些事情来帮助美国新政府。

当然，习近平也在期待一些回报。至少，他把球放在了特朗普的球场上。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政府应该重新考虑奥巴马时期对朝鲜的“战略忍耐”政策，并以外交手段重新与朝鲜接触。一旦特朗普政府开始与金正恩政权展开对话，美国一直所面临的压力就会转化出一定成果。

中国暂停从朝鲜进口煤炭可能还暗含另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推动特朗普政府扭转奥巴马对“萨德系统”部署的决定。显然，阻止从朝鲜进口煤炭可能不足以说服美国政府这么做。但中国政府此举可能只是开出价码。由于特朗普被称为交易型总统，他更关心的是如何从商业伙伴中取得满意的回报，因此中国的战略可能奏效。

如果中国正在做出一些至少可以暂时延缓朝鲜研发核弹头、洲际导弹进展的事情，那么特朗普政府便可能给予适当回报。只要特朗普认为如果停止“萨德”的部署能够给他的政府带来更大的利益（这是他前任政府的决定，他没有必要履行），那么他就会发现中国抛出的筹码太有吸引力以至于他无法拒绝。

不幸的是，中国在针对朝鲜问题上提出的新思路，受制于第三方——金正恩——他对事件的发展也具有发言权。

如果中国认为美国现在必须主动重新接触朝鲜，那么在金正男被刺杀之后，这种发展是不可能的。特朗普政府已经拒绝了一名朝鲜高级特使的签证，此前他原计划前往纽约与美国前官员会面。除非特朗普无视国际社会对朝鲜无法无天的金正恩政权的抗议，并授权恢复与平壤的外交接触，否则美国和朝鲜将不会在短期内互相对话。

美国长期的怠慢以及来自中国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可能促使金正恩加大赌注。他的盘算是，只有不断升级各种敌对行动才能获得美国的持续关注以及中国的妥协。实际上，这可能导致朝鲜进行更大规模的核试验及远程导弹试射活动。金正恩可能认为一旦朝鲜拥有这些能力，美国和中国不仅

无力阻止他，而且还必须把他当作真正的“拥核国家”。

目前，金正恩所采取的任何升级行动都有可能迫使特朗普与习近平的联手。对于特朗普来说，他必须就对朝政策做出抉择，究竟是以“安抚”为主还是以“对抗”为主还需要他的拍板。如果他选择前者，并假设金正恩为对话主角，那么至少在美朝双方最新外交接触失败前，中国都将会被美国冷落。如果他选择后者，他将需要习近平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来制裁朝鲜。

问题在于，习近平政府届时将面临朝鲜问题处理的关键时刻。他是否准备好切断对金正恩政权的所有支持，并冒着其战略缓冲地带政权崩溃的危险呢？过去多年来，每当朝鲜从事可能威胁到中国战略安全的行动时，金氏王朝总是不断声称受到了来自中国威胁。但每次中国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翻译：李林泮  
asia.nikkei.com

# 《中国观》2017年长期征稿启事

为更好地落实新型智库建设，推动科学研究与决策咨询的相互转化，提供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咨询报告与专家建议，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拟就《中国观》向国内外学者长期征稿。《中国观》以中国当下各领域的热点议题为关注重点，每月月刊以“国际视角 前沿观点 中国智库 建言发展”为主题，选编国外顶尖智库最新中国研究成果，并且收录复旦发展研究院访问学者、国内智库专家对当前中国热点问题的政策分析。

## 一、征稿要求

1、政策分析或建议，对前瞻性、综合性问题有深度思考，选题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内政、外交、经济、社会、教育等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

2、英文版：可推荐国外智库或主流媒体发表的英文稿件（如为其他种类语言，请附上200字左右文章概述），亦可投送本人英文研究成果，经编辑部确定用稿后，由荐稿单位或个人组织翻译，或由编辑部统一翻译。

3、中文版：（1）各单位或个人可向编辑部投送稿件，选题自拟，语言精练、平实，避免学术化，字数3000字左右，文末附100字以内的作者简介；（2）如稿件涉及重大敏感问题，请勿用电子邮件直接发送，将文稿刻录光盘同纸质文本一并寄送至编辑部。

## 二、投稿须知

1、投稿邮箱为：[thinktank@fudan.edu.cn](mailto:thinktank@fudan.edu.cn)，投稿时邮件主题处填写稿件标题，在文末附上以下内容（个人信息十分重要，要求准确无误）：文章标题、作者姓名、荐稿人姓名（或单位名称）、邮寄联系方式、电子邮件、电话号码。

2、一次一稿，请勿一次多稿或重复投稿。

3、允许稿件向其他刊物或渠道投送，录用意见一月内给出。一旦录用，编辑部会给予适当奖励。

##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昊，王柯力

联系电话：021-55665596

电子邮件：[thinktank@fudan.edu.cn](mailto:thinktank@fudan.edu.cn)

寄送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智库楼211室

邮编：200433



## 复旦发展研究院

复旦发展研究院成立于1993年2月12日，对外立足于一流智库的建设，为国家和上海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复旦的思想与智慧，成为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对内立足于学科的交叉与整合，研究团队的建设与发展，以国家需求推动学科整合，以学科整合贡献国家发展，提升复旦大学在国家建设与进步中的地位与影响。复旦发展研究院所孵化和培育的研究机构包括7个国内中心，即：金融研究中心、金砖国家研究中心、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传播与国家治理中心、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3个海外中心，包括：复旦-UC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复旦-墨西哥中心（墨西哥蒙特雷技术大学）；1个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家俱乐部，2个大型论坛秘书处，分别为中国大学智库论坛秘书处与上海论坛组委会秘书处。



##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在上海市教委领导下，依托复旦大学，致力于培育和提升上海高校智库建设的能力和水平，构建国内有地位、国际有影响的上海高校智库体系，以服务出管理、以内部交流出整合、以国际对话出影响、以评估出质量、以贡献出地位，搭建立足上海、服务全国和放眼世界的交流平台、推介平台和国际对话平台。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聚合上海高校的学术和智库资源，转化智库研究成果，为国家和政府建言献策；通过媒体向大众推介智库思想，实现学术成果的社会价值；培育有咨政能力的复合型优秀学者，推动高校学科建设，促进新型特色高校智库发展。

中国的角度

世界的维度

专业的深度

战略的高度

一般性声明：

\* 本刊仅供本刊编辑部呈送的特定对象阅读使用，不做任何商业用途。

\* 除明确提示的文章外，本刊其他文章基于已公开信息编译或选摘，但本刊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

\* 本刊所编译、选摘的文章，仅如实、客观反映原作者观点和立场，并不代表本刊编辑部的观点和立场。

\* 本刊属于内部资料，本刊编辑部对其保留一切权利。除非本刊编辑部事先书面授权，本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成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品，或分发给特定阅读对象以外的人。

General Statement:

\* This publication is provided by the editorial team for use by specially designated persons only. It is not for sale or redistribution.

\* Unless otherwise noted, this publication's content is compiled, translated and edited from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It does not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said materials.

\* Views expressed in the articles here are the original authors' own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views of the editorial team.

\* Material on these pages is for internal reference only. The editorial team reserves all rights. No portion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copied, altered in any way or transmitted to others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editorial team.